

台湾小说新选



台湾小说新选

(上、下册)

毕朔望 选编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20.875印张 2插页 497千字

1983年7月第1版

198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7,180

书号: 10173·414 定价: 2.25元

内 容 提 示

国内大陆近年来出版的台湾小说集已经不少，但这部《台湾小说新选》（上、下册）颇具特色，相异其趣。书中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它从各个角度描绘了台湾的现实状况，反映了台湾的种种社会问题，刻画了台湾各阶层人物的形象。这些入选作品的作者都是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、六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中青年作家，他们继承了台湾文学在日据时期的爱国反帝反殖的传统，而视野开阔于前人。他们大多明于民族观念和社会责任，敏于时代变化和生活实感，富于人际同情和地方风采，在章法和技巧上则不乏探索，各呈一态，相映生辉。

责任编辑 林承璜

目 录

小 野	封杀	1
千 青	屋后的姜花	13
东 年	大火	29
心 岱	空城计	41
古蒙仁	雨季中的凤凰花	51
江彤晔	清水海岸的冬天	61
	竖蜻蜓的人	75
张系国	本公司	89
张晓明	洪流	101
许芩君	迎一野阳光	120
李永平	日头雨	134
李 昂	她们的眼泪	150
吴念真	病房	180
吴锦发	堤	207
宋泽莱	渔港故事	224
	友乐村猪仔末日记	232
陈雨航	去白鸡彼日	257
	归乡的路途	277
陈彦希	真是抱歉哦, 老弟!	299



封 杀

小 野

连着几星期的久旱不雨，球场上的土干裂着，草也焦萎着，有些细细的尘沙，让人错觉是大地烘烤出来的烟气。

阿财拖曳着沉甸的步伐，略微不稳地跨向打击区，仿佛手掌握着的不再是球棒，而是家里秤猪仔用的大秤锤。比同龄少年高出一大截的他，在宽广的棒球场相衬下，也萎缩得象一只白底青斑的毛毛虫。

看台上挥汗的球迷，似被炎阳炙烫了屁股，纷纷立了起来。更有那大嗓门的转播记者，如痴如狂地在叫着。

“最后一局下半神鹰队朱进财的打击，目前比数三比二，红蕃队暂时领先。二出局，林金辉已攻占三垒。如果强打者朱进财能给红蕃队致命一击，就大有反败为胜的可能，否则——”

“阿财，看你的呀！”

“阿财，Home run。”

“阿财，给他们死！”

“朱进财身负重任，很有信心地踏上打击区。教练不放心，又追出来面授机宜一番。”

阿财在打击区站定后，深深地大吸一口热气。

炎阳炙烈地扇动着每个人似火的情绪。

投手聚精会神地看着捕手东摸西抓的手势暗号，点点头，却

又举棋不定地斜瞟着在三垒跃跃欲飞的林金辉。

林金辉发出怪腔异调，离开了三垒垒包，耍猴戏般搔扰着投手。

长打，一定得长打。阿财全神贯注地瞪着投手弯藏在身后的手臂。狠狠地敲他一支全垒打，就在这一棒了。赢了才有去美国的机会。除了阿爸以外，家里每个人都曾向他咂咂嘴说，不是讲好玩的咧；人家大叔的儿子阿国仔就是在美国读博士，赚美金。不是随便讲讲好玩的咧，美国呢！

一棒定江山，一棒打到美国去。他扭了扭脖子，把手腕旋动了一下，摆出一副长打到美国的架势。

“第一球，投出，朱进财挥棒——”

咔——熟悉而叫人心惊胆寒的清脆声。

“一记左外野高飞球，飞得好高好高——”

观众象沸腾的水般嗷嗷叫开了来。

“哇——可惜是一只非常远的界外球。”

啊——有人叹气，也有人松口气。

犹如影片倒转，阿财又被拉回了原位。阿财把湿漉漉的手掌在裤子上抹了一把，重拾球棒。

当投手向守备员喊叫之际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奇异感觉：好在不是安打。只有阿爸不希望我击出安打。阿爸和别人下了二十万的赌注，赌红蕃队赢。如果刚才那一记是全垒打，阿爸的二十万就要象被击中的棒球一样，飞啊飞的，飞到别人身上了。

“Home run.”

“Home run.”

阿财被这些亢奋的加油声扭缠着，象自己家里猪舍中总是漫天飞舞而又挥之不尽的蚊蝇。

输吧！干脆些，放弃打击，三振出局。我们的确输不起二十万的。猪仔已被阿爸卖得没剩几条了。

可是，能输吗？忍心看到领队、教练、队友、家人和乡亲父老那样绝望的表情？

赛前，球队住进那间窳陋的尼姑庵里，每天清晨和黄昏，和着晨钟暮鼓，领队和教练轮番上阵的精神讲话：

“我们苦练了这么久，乡里父老对我们抱着最高的希望，在大日头底下，一球一球咔咔咔地敲，一球一球的纠正动作。为的是什么？拿不到冠军，誓不回家乡！”

是的！咔咔咔，练习时失误一球就要受一次罚。那样严厉的训练，输了真没价值。

前几天，有个自称姓洪的商人，千方百计找到尼姑庵来，送了一大篓无子西瓜。他说他和别人下了五十万的赌注，赌神鹰队赢。如果真赢了，他保证抽出十万给神鹰队添些棒球器具，给大家到美国买纪念品的经费。

“你们是够穷了，”他向大家比手划脚着，“穷到连住旅馆都住不起。但是，各位小朋友，没有关系！只要赢球，赢了球，什么问题都统统解决！”

讲到“解决”时，右手一挥，摆出一个剖西瓜的动作。

是的，只要赢，大家赢球。可是真解决了吗？象剖西瓜那样容易？

第二球就要过来了，他感到有些僵硬，刚才拭干了手掌心，怎又汨汨渗出汗水来？

来了，白色的一团，迅速在眼前放大。旋转、放大、旋转、放大，转放成白濛濛一股涡流。

“挥棒——落空！two strike, no ball, two out。”

红蕃队球员在场中央嚣嚷起来，再一支好球，就要结束这场

争霸赛。

三垒上的林金辉，既抓帽子，又跺脚。凶多吉少的局面。这一棒挥得太匆促，有些踉踉跄跄。他收回了棒子，摸正甩歪了的头盔。炫惑耀眼的阳光哪！美国也会这样酷热吗？或许，该来一场滂沱大雨什么的。

上个月阿国仔从美国寄回给大叔的家书上说：

“这儿的留学生，不管学业或事业多顺利，仍然免除不了那种无形的，被压抑的苦闷。我们期待从家乡来的棒球队，打得那些蕃仔落花流水，无力招架。希望阿财也能到这里扬眉吐气一番，去年那次太过瘾了，那怕是开两天两夜的车，冒着功课被当的危险，我一定要到现场去助阵。”

阿母听到大叔给她念这一段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口里还唠唠叨叨个没完：

“人家阿国仔念了十多年的书，念到近视眼八百度，念得弯腰驼背，才念到美国去！我们阿财只有好好打棒球，不也一样去美国吗？”

阿母完全不知道阿爸和别人赌二十万的事。

那天夜里，门口的黑狗兄吠了几声后，他就被从睡梦中撼起，迎着一股浓浊难闻的酒味，阿爸的脸歪扭得象挨了刀子的猪仔。他把阿财拖到门边，门没闩好，一把把冷瑟瑟的夜风抢灌入他单薄的汗衫里。阿爸口齿不清地诉说着：

“和我相赌的是白毛介绍的一个外地人，他不知道我猪公的儿子就是神鹰队最勇的。只要你听你爸的话，决赛时失常，随便被封杀或接杀，你爸这二十万就赢了一大半了。你爸最近也有够霉运，又输了白毛十万，无钱可还，这一招还是白毛教我的——嘿，阿财，你爸给你取这名字，就是要招财进宝的，我猪公这一辈人就没好运过，爱国奖券连一百元也没中过。干——，你这

次别辜负你爸……”

他恨透了别人喊阿爸叫“猪公”，阿爸是猪公，他们几个儿子女儿不都是猪子猪孙了？干——

阿爸不赌钱，姊姊阿锦也不会送给那个万恶不赦的白毛，也不可能那样惨死火车轮下，那年她才十一岁。

“各位观众，这是紧张的一刻。我们可以看出朱进财已有了急躁、不耐烦的表情。现在投手把球高高地举起——投出！”

阿财视而不见，只楞楞地，象田埂上斜插着没生命的稻草人，却也没象王贞治那样跷起一只金鸡独立的腿，几只零星的麻雀从他头盔上掠过，象掠过一块宁静的田亩，稻草人动也没动一下。

“太偏左下角的坏球，投手开始吊他胃口了。两好、一坏、二出局……”

如果不送给白毛，阿锦就不会死的。在被压得稀烂的小尸体边，阿母鬼哭神号，呼天抢地了一阵，一直怨叹着阿爸：

“是报应呀，歹命的阿锦，自己生的孩子自己要饲养啊！夭寿的死猪公，再赌下去，把老婆儿子全都要输给别人了。”

他们都说白毛专干一些下流勾当，利用赌博别人输了赔不起，不知骗来了多少小女孩，只要长大了一点点，就往那种肮脏的地方送。

也许阿锦死了会更好，不用受那种皮肉的凌虐。干——有一天长大了，长得够勇壮了，就要把白毛宰掉，象宰猪仔一般，让他张开血盆大口，吐出来的不再是暗红色的槟榔汁，而是猪仔被刺穿的内脏所喷出来的那种鲜鲜热热的血液！

干——打一个全垒打，让阿爸去输二十万，去霉运吧！让他们都去笑不出来！

他浑身血液涌窜，狠狠抓紧球棒，凶恶地瞅着投手，干。
——给你们好看……

球又飘过来了，速度很慢，一直在旋，旋得他眼花缭乱，一支变化球，略飘向右下角……

狠狠地敲出去吧，一支全垒打，给他们死！

“噢——一支变化球，变化太大，偏了右边，坏球！呼——好险，好险，朱进财已扭动身子要挥棒，临时又迅速收回来，显然，他有些沉不住气了……”

投手突然把球传到三垒，林金辉连滚带爬地踩回了垒包，滑稽的动作引来了一些笑声，只是笑声很短暂，一下就又冲淡了。

球场上空有一群鸽子飞过，太阳当头晒着，没有太多人去仰头看。或许，真该下些雨的。教练又在场外嘶吼了几声，阿财心神不宁地回头，没搞清楚教练在喊什么，又恍惚之间听到过去白毛来家里索赌债时，口嚼槟榔，那种沉浊又目中无人地吼叫：

“猪公死到哪儿去了？想不还钱哪？”

没有白毛，阿锦也不会死的。

在阿锦死后约有一年，某天夜里，一家人都没睡，只有阿爸又在外面赌博，说是要赢一点钱给孩子缴学费。突然一个很重的撞门声，阿爸踉踉跄跄地跌进来，兀自狼狈地冲入厨房，拿起半瓶老米酒堵在口里猛灌，脸色泛青、变白，又一阵红，眼珠子朝上翻，眼白象龙眼肉般掉出来。两片泛紫的嘴唇一张一翕，发出规律的唇音：

恶卜、恶卜、恶卜、恶卜……

被一股鬼魅般的巨大力量震撼着，浑身哆嗦不止，依稀还可听闻他说：

“阿锦，莫害我！阿锦，莫害我！”

阿爸眼皮象被拉傀儡的细线吊着，不停翻掀。阿母反而很镇定地说，阿爸被鬼附身了。他叫阿财兄弟把茶几搬到庭院，摆了香炉，三个人合力把阿爸拖到茶几前，要他跪下去猛叩头。

阿母拿了好几叠冥纸在脸盆里烧了起来，点了几柱香，拜了又拜，口里咕噜咕噜地念着。

“阿锦，我们烧钱供你买一些新衫裤，买一些好吃的，求求你，放了阿爸……”

冷飕飕的风，把盆里的冥币灰，刮得漫天飞舞。一些未熄的火星，鬼火般到处闪烁着。黑狗兄也冷缩在角落里干吠了几声，更衬着一个阴森惨澹的无眠夜。

等那些黑灰飘洒沉落时，天色也渐亮了。阿爸在疲惫不堪中甦醒，说他在平交道上，的确看到阿锦呆坐在小尸体曾躺过的位置上嘤嘤哭泣，怪阿爸抛弃她。

真会是阿锦早天的小冤魂吗？

这一次远征，球队住进尼姑庵后，他常在黑濛濛的集骨塔旁徘徊，整晚都被那种恐惧的记忆缠回着。冷不防抬头，那些轻悄悄俯首而过的尼姑，影子飘然地映在纸糊的窗框上，都那样令他股票不止，以为又是阿锦出现了。

见了阿爸那次狼狈的模样，那种难受至今仍深深地窝藏着。可怜阿爸，戒不掉赌，就成了白毛的奴隶。

放弃打击吧，为了阿爸，为了我们的二十万，只要一记投手前的滚地球，让他们封杀在一垒，轻而易举的动作。

“各位观众，鹿死谁手就要揭晓了，三比二，红蕃队领先……”

似乎可揣想阿爸必然挤在球场的某一个角落，象疯人般狂喊着。蓬松着久未梳理的脏发，鼓凸着龙眼核般的深黑眼珠，伸长了抖索的肥手，渴求着就要到手的二十万。当一次孝子吧！只要挥棒落空，或打一个不远的球，阿爸就会抱着那一叠叠钞票手舞足蹈，好久不见他那愁苦的脸上能绽出笑意了。

阿财手一软，竟垂下了球棒……

投手在手套里抓弄着棒球，眼睛溜呀溜地转不停。

一些浓厚的云层飘过天空，庞大的云影从上而下，压满整个球场，每个人的身躯或脸庞多少都染上一些阴翳，也许是一场大雨的好兆头呢？该下雨了。

一张张期盼、焦虑、渴望的脸，在他眼前象素描般迅速被勾勒了出来：教练的、领队的、队友的、阿母的、阿国仔的、邻居的，他们一个个裂大了嘴巴，呐喊着：

一定要赢哪！非赢不可哟！不赢不要回家乡！

在云影的罩压下，他感到一种摇摇欲坠的昏眩和凄楚。

阿财加油。阿财加油。Home run！Home run 到美国扬眉吐气，美国也会干旱好几星期吗？

是要到美国去的，回来后给阿母带些美国衫裤，给妹妹带会讲话的娃娃，给阿——阿爸带些他舔也没舔过的美国香槟。洪先生说的，只要赢球，赢了球，似剖西瓜一样，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。

球棒又从他冒汗的手中缓缓升起、升起、升过了头顶。

投手又投出了第三只坏球，球太低，砸在地上，捕手挺出胸脯去挡住反弹球，象一颗没炸开的手榴弹，只卷起一圈圈的尘土……

“二好三环满球数。最后一球！决定胜负的一球！各位——各位——！”

转播员沙哑的嗓音，已不敷表达他想要制造的紧张气氛，只仿佛第一个昏倒在地的，便会是他自己。

太阳这时挑开了层层云堆，天际又抹上一层亮光蜡。

一些些黄土在郁燥的热气中，不安地浮游着。

看台上，外野草地的斜坡上，万头骚窜了好一阵子，倏然出奇地静默起来。

一切静得好离奇。似曾相识的鸽群，又啪一啪一啪一啪的从

上空飞过，那样不甘寂寞的啪。啪。啪。啪。

打击者与投手四目眨也没眨，眈眈地对上了。腾腾杀气凝滞在彼此的眈眈里。

阿财脑子一片白漠漠地，唯一想到的是调匀一下呼吸——心已升到喉头。

投手把球高举过头，顿了一下。

一切都因等待而出奇的静穆着，除了投手很夸张的抬起了左脚。

瞬息间，一道笔直的白蛇，从投手手掌闪电似迅捷地向打击者面前飞延过来……

阿财狠狠一咬下唇，狠狠地，不留情地，挥棒！

呸——

球被击中，飞向左外野。

全场观众的情绪被自己的吼叫淹没，过了警戒线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啊——每个人都张大了足可投进一个棒球的嘴。

啊——

阿财象甩掉一个烫手的山芋般甩开球棒，向一垒拔足狂奔。

阿——阿爸，阿爸的二十万！就让我跌倒，被封杀在一垒前吧！

跑哇——冲哇——全场哗哗地嚷着。

要赢，一定要赢，要过关斩将，我不能死……

飞登上了一垒后，他马不停蹄地往二垒方向奔窜。

“这是一支极漂亮的安打，打到全垒打的围墙上弹了好远，落点太好，林金辉已平安返回本垒，三比三，现在，朱进财也顺利攻占二垒……”

阿爸，对不起你了，我不能死，我要赢、要赢，奔哪，奔哪，

奔哪，狂奔不止不歇……

“唉呀！他不再离开二垒的，太冒险了，这是相当反常的，他不顾一切又往三垒冲，好象煞不住车。现在左外野手一个翻身抓到了球，长传三垒——”

遥远的美国，阿国仔，你就要看到我阿财远征到那个陌生的地方替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了。阿财就要横扫千军了！

哦！阿爸，可怜的阿爸，二十万哪！你赔不起的。喔——让我被封杀在三垒前吧！阿爸，不要怪阿财，我会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……

“各位，朱进财往三垒跑是送死，是完完全全错误的，啊——三垒手漏接，漏接，他又继续向本垒狂奔——”

疯狂的群众喊叫声，已将拥挤的看台喧炸得粉碎，就象阿财狂奔所踩过的深深脚印四周所踢扬起的滚滚尘沙，细细碎碎地飘降下落。

啊——啊——阿财加油！

教练、领队、队友们都摘下了帽子，猛然地挥动。

每个人都这样青筋浮凸、瞋目龇牙地：

跑啊！跑啊！

他被这些声浪拥着向前奔。

焦急的投手已静候在本垒，协助捕手围杀正奔向归途的打击者。

“朱进财向本垒跑是错误的，三垒已经饶幸，简直疯了，他好象完全失去控制、丧失了理智，没有判断能力了，现在——”

三垒手扑出去，捡回了漏接的球，匆忙地掷向本垒。

阿爸，阿爸，我终于要死在本垒了。

阿爸，我已经不行了，我不会再得分了，阿——

眼前已呈整片灰灰濛濛的景象。在本垒守候着他的投手和捕

手，在他淋漓汗水浸湿的眼瞳所映出的，象是城隍庙里长廊尽头的牛头马面，张牙舞爪地在招魂。

他有了一步步奔向死亡的恐惧，象看到阿锦那不成人形的瘦削尸体。全身发麻，就要跑不完全程了。

往回跑吧？往回跑吧！

那种回头的意念只在脑中稍纵即逝——回头跑也是死路一条。所有的人都在封锁他、围杀他，包括教练、领队和队友。阿爸，阿爸救我，喔。——阿爸……

牛头马面——招财进宝——二十万——扬眉吐气——

在本垒前三、四步之外，他别无选择地猛然低身，低斜得象一只降落的白鹭，滑向本垒板。

在这一滑间，捕手接到了三垒手的球，往阿财身上一挡，主审裁判手向外指，很肯定而无情地吼了一声。

“封杀——各位观众，朱进财终于被封杀在本垒板上，他不该心存侥幸——”

他全身仆倒在地，抽搐的面颊紧贴在冰冷的本垒板上，瘫软的手伸展出去，想确实抓住一把沙子，甚至几根青草；但是却虚弱得要脱胎换骨似的，象一只被遗弃在泥地上滚翻挣扎的泥鳅。

教练与领队跺着脚，对失望的队友说：

不该跑回来的。

观众席间唏嘘声回荡穿梭着：

真可惜！真可惜呢！

太阳益形焦烈了，一圈圈要熔了似的，把云絮耀成一片片反光板。

啪哒。啪哒。啪哒。一只深蓝色的鸟，鼓着长长的翼，从球场飞躲入有遮盖的看台。

提着急救箱的医护人员匆匆走向本垒板。

只能听到那极想再亢奋的声音，却呆板而无力地播报着：

“现在比赛将要无限制地延长下去，直到有一方先得分……”

下午的风，仍然无影无踪，而喧哗声也开始少了些。

或许，真该降下来一些雨水的？

（作者简介） 小野：本名李远，男，福建省人，一九五一年生。

台湾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，后在阳明医学院服务。一九七四年大学四年级时开始写作。小说集有《蛹之生》（一九七五年）和《试管蜘蛛》（一九七六年）。

屋后的姜花

千 青

“黄仁良就是我……哈！这后山的山胞没有一个不认识我这接骨先生的……阿曼，我怕我们不是住惯都市的人，软坡的房子留着好不好……我打死你，你这畜牲……”

仁良神智不清地躺在短榻上，不时语无伦次地冒出一短串只有他自己才懂的醉话。国语客语挟缠着山地语日语，真不知道他在胡说什么。簇新的白衬衫勒紧他干而瘦的脖子，越发显得他的短发稀疏灰败得可怜，不止可怜，还可恶哪。看他又哭又笑的，不时用他颤个不停的双手去扯他自己新衬衫的扣子，就象新衬衫会勒死他似的。

黄吴曼妹坐在一旁，倾着半截塔似的身躯帮他扇扇子，同时心神不宁地按住他扯扣子的手。总不能让他在这种大喜的日子出丑，住了新房子就得要有新衣服相配才不会招人笑话，何况外面厅堂上宾客满座，都是从软坡远道前来贺喜的人。

“你安静点。”曼妹不耐烦地俯身喝斥他：“你闹够了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德成今天结婚哪，你要给客人笑死了。”

仁良象孩子似地呜呜哭了起来，曼妹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把电扇转过来对准他吹。两台新电扇都搬到客厅去了，剩下的这台破电扇声音出奇的大，搅得空气又湿又黏的让人难受。曼妹恨得直想拦腰挟起仁良摔他一个清醒，忍了又忍，才低声下气地帮